

《拾玉镯》（一名：《买雄鸡》；一名：《孙家庄》）

主要角色

孙玉姣：花旦

傅朋：小生

刘婆：彩旦

情节

少女孙玉姣在门外刺绣，正遇青年傅朋路过，二人相见，彼此爱慕，傅朋故意遗下玉镯一只，以为表记。孙玉姣拾镯时，被她的邻居刘婆看见，刘婆就到了孙家，开了一点玩笑，然后表示愿为傅、孙二人成全亲事。

注释

此剧原是京剧《法门寺》中的一出，以其表演艺术上的特殊成就而独立出来。这次主要改动了刘婆的身份性格。刘婆原是媒婆，现改成了一个善良风趣的老妈妈。在表演提示上和个别词句上也有所修改。剧本是由萧长华先生与本院（中国戏曲研究院）编辑处田沁共同整理的。

根据《京剧丛刊》第十六集整理

【第一场】

（孙玉姣上。）

孙玉姣（引子）愁锁双眉头，终日里，闷闷悠悠。
（念）闲中习刺绣，寂寞困春愁。心事难出口，见人面带着。
（白）我，孙玉姣。不幸爹爹去世，饲养雄鸡为生。母亲好善，今早往普陀寺听经去了。家中剩我一人，心中烦闷，不免针黹散闷便了。

（孙玉姣取针线筐箩，穿针引线，刺绣手帕。）

孙玉姣（南梆子）孙玉姣坐草堂闷闷不乐，
女儿家为什么愁虑偏多？
闲无事独自里针黹绣作，

（鸡叫，孙玉姣忽然想起尚未喂鸡，出屋门，开栅栏门，轰鸡至大门外，喂鸡，搬椅子到门外，继续做活。）

孙玉姣（南梆子）门儿外好春光日暖风和。

（傅朋上。）

傅朋（南梆子）散步儿打从这孙家门过，

（傅朋、孙玉姣对望，孙玉姣失神扎手。）

傅朋（南梆子）见一个美大姐貌似嫦娥。
（白）哎呀且住！看那旁有位大姐，生得十分美貌。此处乃是孙妈妈的门首，想必好就是孙妈妈之女。本当与她交言，怎奈不好启齿，这……便怎么处？

（傅朋想。）

傅朋（白）有了，闻得她家惯养雄鸡，不免假意买鸡，也好与她交言。
啊大姐，小生有礼了。

孙玉姣（白）还礼。

傅朋（白）请问大姐，此处可是孙妈妈的府上么？

孙玉姣（白）正是。君子高姓，为何问起家母？

傅朋（白）口称家母，莫非是孙大姐？

孙玉姣（白）不敢。

傅朋（白）小生傅朋，就在后街居住，闻得你家惯养雄鸡，特来买鸡一用。

孙玉姣（白）雄鸡倒有，只是我母亲不在家中，使我难做交易。

傅朋（白）哦，既然令堂不在家中，我只好往别处去买。

孙玉姣（白）是啊，往别家去买吧。

傅朋（白）如此，我告辞了！

孙玉姣（白）不送了！

傅朋 (白) 告辞!

孙玉姣 (白) 慢请吧!

傅朋 (白) 我告辞了!

(孙玉姣含笑不语。)

傅朋 (南梆子) 我与她虽同乡未曾会过，
怎能够与此女结成丝萝。

(孙玉姣搬椅欲进门，傅朋发觉适立在门口，急让开路。孙玉姣进门，关门。傅朋依依不舍离去，孙玉姣开门，对望，孙玉姣羞，急掩门。)

傅朋 (笑) 哈哈……

(南梆子) 只见她眉目间传情于我，
猛然间想起了袖中玉镯。

(白) 哎呀且住! 看这大姐倒也有意于我，我母亲赠我玉镯一对，不免留下一只; 她若拾去，这婚姻可成也!

(南梆子) 展衣袖故意儿玉镯失落。

(傅朋放镯于地，想，敲一下门，下。)

(孙玉姣开门望看，四下无人，忽然踏着玉镯，寻思，欲拾又止，数度犹豫，进门后复回头看玉镯，终拾起。)

(刘婆、傅朋自两边分上。刘婆在远处窥视。)

傅朋 (白) 大姐!

(孙玉姣急放镯于地，羞，跑进门内，关门。)

(刘婆、傅朋自两边分下。)

(孙玉姣开门，两边望看，踢动镯子使之靠近门中，故意遗落手帕盖上，拾镯，戴在臂上。傅朋上。)

傅朋 (白) 大姐!

(刘婆暗上，窥视。)

孙玉姣 (白) 拿了去，拿了去!

傅朋 (白) 送与大姐!

(南梆子) 回家去禀母亲央媒说合。

孙玉姣 (白) 拿了去，拿了去!

傅朋 (白) 送与大姐!

(傅朋、刘婆自两边分下。)

孙玉姣 (白) 你拿了去吧!

(孙玉姣见傅朋已去，进门，欲关门，想起鸡尚在门外，出来将鸡轰回，关好门，欣赏镯子。)

孙玉姣 (白) 好东西，好东西呀!

(孙玉姣下，刘婆上。)

刘婆 (白) 妙哇!

(西皮摇板) 他二人传情事被我看破，
这内中缺少个人来说合。

(白) 我，刘婆。刚才看见傅朋和孙玉姣眉目传情; 傅朋哪，又弄了这么一只镯子，丢在孙玉姣门口啦。他们俩人倒是彼此有意，可惜“中间无人事不成”啊。玉姣那个姑娘也跟我挺好的，就是她妈妈糊里糊涂的，也不给闺女张罗个主儿，这件事情偏偏又叫我给撞上了，我要是不管，怪对不起姑娘的。哎，都是这边溜的老街头坊，我闲着也是闲着，不免前去给他们俩人成全这档子好事，有何不可! 啊哈哈……哟，酸了我的牙了。

(西皮原板) 孙玉姣拾玉镯我已窥见，
思想起好叫我笑破牙关。
似这等好姻缘我焉能不管，
来到了她家门首手叩门环。

(白) 开门哪!

(刘婆敲门，孙玉姣上。)

孙玉姣 (白) 是哪个?

刘婆 (白) 听了!

(西皮原板) 我是那姓刘的人将你来看，

孙玉姣 (白) 哦，刘妈妈来了! 待我与你开门。

刘婆 (白) 好孩子，快开!

孙玉姣 (白) 哦!
 (孙玉姣藏镯。)

刘婆 (白) 开门哪, 快着呀! 你干什么呢?
 孙玉姣 (白) 是, 来了!
 (孙玉姣将镯藏在右臂袖中, 开门。)

孙玉姣 (白) 妈妈在哪里?
 刘婆 (白) 我在这儿哪!
 孙玉姣 (白) 妈妈请到里面坐!
 刘婆 (白) 走哇!
 孙玉姣 (白) 请哪!
 刘婆 (白) 走着!
 (刘婆进门, 寻镯。孙玉姣进门。)

孙玉姣 (白) 妈妈你看些什么?
 (刘婆假做四下观望。)

刘婆 (白) 姑娘啊!
 (西皮原板) 问一声你母亲可在家园?
 孙玉姣 (白) 往普陀寺听经去了。
 刘婆 (白) 怎么着, 这个老婆子又到普陀寺听经去了? 姑娘啊!
 (西皮原板) 留下了你一人有谁来陪伴?
 孙玉姣 (白) 也是女儿命该如此!
 (孙玉姣假哭。)

刘婆 (西皮原板) 这句话问得她珠泪不干。
 孙玉姣 (白) 妈妈请坐。
 刘婆 (白) 坐着。
 孙玉姣 (白) 妈妈好?
 刘婆 (白) 我好; 姑娘你好哇?
 孙玉姣 (白) 我也好。
 刘婆 (白) 真格的, 你妈上哪儿去了? (1)
 孙玉姣 (白) 方才说过, 往普陀寺听经去了。
 刘婆 (白) 怎么着, 又上普陀寺听经去了? 唉, 可怎么好, 这老婆子好听经, 爱念佛, 家里头留这么个大姑娘, 她也放心! 啧啧……哟! 姑娘梳的好头哇! 谁给你梳的? 是你妈给你梳的吧?
 孙玉姣 (白) 我自己梳的, 可好哇?
 刘婆 (白) 怎么着, 自己梳的? 我们姑娘自己会梳头了, 我可得瞧瞧。
 孙玉姣 (白) 梳得不好。
 刘婆 (白) 挺好的, 挺光溜的!
 孙玉姣 (白) 不好。
 (刘婆突然说。)

刘婆 (白) 哟! 你瞧这朵花怎么戴歪了?
 孙玉姣 (白) 在哪里?
 (孙玉姣以左手整头。)

刘婆 (白) 那边!
 (孙玉姣急以右手整头, 露出镯子。)

刘婆 (白) 露了白了!
 (孙玉姣急藏右手。)

刘婆 (白) 啊姑娘, 你刚才那么一整头, 胳膊上露出了那么一个雪白的东西, 那是什么呀?
 (孙玉姣伸左臂。)

孙玉姣 (白) 没有什么。
 刘婆 (白) 拧了, 我说的是那只。
 孙玉姣 (白) 妈妈问的是这个么?
 刘婆 (白) 啊! 那是什么?
 孙玉姣 (白) 乃是一只玉镯。
 刘婆 (白) 玉镯子? 你瞧妈妈活了这么大, 没见过玉镯子是什么样。摘下来, 给妈妈我瞧

孙玉姣 (白) 瞧!

刘婆 (白) 不看也罢。

孙玉姣 (白) 我开开眼。

刘婆 (白) 没有什么好看的。

孙玉姣 (白) 喝! 谁还瞧掉了你一块吗? 我又不要你的。

刘婆 (白) 妈妈当真要看?

孙玉姣 (白) 啊啊, 我开开眼。

刘婆 (白) 待我取下来。

(孙玉姣摘镯, 故作摘不下来。)

刘婆 (白) 慢着点, 口紧, 可别掰了!

(孙玉姣摘下镯子。)

刘婆 (白) 喝, 可不容易, 摘下来了。

(刘婆假装没接着。)

刘婆 (白) 哎哟!

(孙玉姣惊。)

孙玉姣 (白) 妈妈小心些呀!

刘婆 (白) 不碍的, 砸不了你的心尖子!

(刘婆欲出屋门。)

孙玉姣 (白) 哪里去?

刘婆 (白) 我到院里瞧瞧去。

孙玉姣 (白) 我跟随妈妈前去。

刘婆 (白) 哟! 你瞧你这小心眼劲儿的! 街门还关着呢, 我跑不了!

(刘婆看镯。)

孙玉姣 (白) 妈妈, 可好哇?

刘婆 (白) 好, 好!

(刘婆还镯。)

刘婆 (白) 戴好了吧! 姑娘, 可不是妈妈我不开眼, 妈妈我常上你们家来, 跟你妈一块儿谈心说话, 姑娘你桌上桌下斟茶倒水地伺候我们老姐儿俩, 我怎么没瞧见过姑娘戴这只镯子? 真格的, 这只镯子是打哪儿来的? 说给妈妈我听听。

(孙玉姣犹豫。)

孙玉姣 (白) 妈妈要问此镯的来历么?

刘婆 (白) 啊啊!

孙玉姣 (白) 待女儿说与妈妈听。

刘婆 (白) 对了, 说给妈妈我听听。

(孙玉姣考虑。)

孙玉姣 (白) 是我在门首习针黹……

刘婆 (白) 怎么着, 你在门口做活来着?

孙玉姣 (白) 无意儿拾来的。

刘婆 (白) 无心中捡来的?

孙玉姣 (白) 正是。

刘婆 (白) 妈妈我成天常在街上, 我怎么就捡不着哇?

孙玉姣 (白) 你没有那个时气!

刘婆 (白) 我哪儿比得了你呀! 哈哈……

(刘婆绷脸。)

刘婆 (白) 不对!

孙玉姣 (白) 是哪里来的呢?

刘婆 (白) 怕是有个年青的君子送给你的。

孙玉姣 (白) 住了! 想这样好东西, 哪个白白地送我不成? 难道你看见了么?

刘婆 (白) 没看见我还不说哪!

孙玉姣 (白) 如此, 你与我说! 我母亲不在家中, 与我女孩儿家胡言乱语。

(孙玉姣端椅。)

孙玉姣 (白) 真道岂有此理!

(孙玉姣摔椅。)

刘婆 (白) 有的! 好孩子, 妈妈好心好意来看你, 你倒摔打起来了。有你摔的, 没我摔的? 妈妈我也会摔!

(刘婆假摔椅。)

刘婆 (白) 姑娘啊!

(西皮原板) 那人儿与你家相隔不远,

孙玉姣 (白) 他是哪个?

刘婆 (白) 我知道呀!

孙玉姣 (白) 你与我讲!

刘婆 (白) 你听着吧!

(西皮原板) 他名儿叫傅朋青春少年。

(白) 是个小白脸儿!

孙玉姣 (白) 我不晓得。

刘婆 (白) 你听着!

(西皮原板) 假意儿买雄鸡你那里穿针引线。

(白) 对不对?

孙玉姣 (白) 哪有此事?

刘婆 (白) 怎么, 没有?

孙玉姣 (白) 没有, 没有!

刘婆 (白) 你听着吧!

(西皮原板) 故意儿将玉镯失落在门前。

(白) 是这么回事不是? 瞒到我这儿来啦!

(西皮原板) 我在那大树后亲眼看见,

孙玉姣 (白) 你看见什么了?

刘婆 (白) 我全都看见了。不信, 我照样学给你瞧瞧。要说在院里头, 我没瞧见; 就说这一开门, 你看你那样儿!

(刘婆学孙玉姣开门。)

刘婆 (白) 接着门缝我先瞧瞧, 左一瞧, 右一瞧, 四下里没人。是谁打门呢? 是藏起来了? 我到那边瞧瞧去。

(刘婆学孙玉姣踏镯。)

刘婆 (白) 哟, 哟, 哟, 我的妈呀! 这是什么东西格了我的脚了? 一只镯子! 是打哪儿来的? 我明白了, 是那个君子临走的时候送给我的。这, 啊, 啊, 哈哈……这个镯子可爱死我了, 既是送给我的, 我捡起来。哟, 怪害臊的, 我们不要, 我们不要, 我们家去。

(刘婆学孙回头望镯。)

刘婆 (白) 我为什么不要哇? 四外一看, 没人。嗷, 我捡起来吧!

(刘婆学孙拾镯。)

刘婆 (白) 刚戴在胳膊上, 人家本主来了。“啊, 大姐!”“拿了去! 我不要!”是这样不是? 姑娘啊!

(西皮原板) 还不将真情话对我实言!

(白) 好孩子! 跟我使这一套, 还瞒得了我! 趁早给我说实话!

(孙玉姣用手绢打玉镯。)

刘婆 (白) 你打它干什么? 别捡好不好?

孙玉姣 (白) 啊, 妈妈!

刘婆 (白) 甭理我!

(孙玉姣暗恨, 无可奈何。)

孙玉姣 (白) 喂呀, 妈妈呀!

(孙玉姣哭, 跪下。)

刘婆 (白) 刚才妈妈学的像不像?

(孙玉姣不语。)

刘婆 (白) 这么办吧, 咱们摇头不算点头算。

(孙玉姣摇头。)

刘婆 (白) 啊?

(孙玉姣点头。)

刘婆 (白) “老羊灯”跟我点起头来了。得了，起来吧！

孙玉姣 (白) 妈妈无有气了？

刘婆 (白) 我哪儿那么大气呀！

孙玉姣 (白) 多谢妈妈！

(孙玉姣站起，)

刘婆 (白) 嗯！

(孙玉姣跪。刘婆搀起孙玉姣。)

刘婆 (白) 哎呀，宝贝呀！别害怕，妈妈我跟你闹着玩哪！

孙玉姣 (白) 妈妈请坐。

刘婆 (白) 坐着。你早跟我说好不好？省得叫我费这个事。你放心吧，你们这档子事全包在妈妈我的身上了。

(孙玉姣急忙说。)

孙玉姣 (白) 多谢妈妈！

刘婆 (白) 哎哟哎哟！

(刘婆羞孙玉姣。)

刘婆 (白) 他给了你这只镯子，你有什么心爱的东西，拿出来交给妈妈我给他送去，叫他到你们家来提亲，你们这件事情不就成了吗？

孙玉姣 (白) 我家贫寒，哪有什么稀罕的东西送与他呀？

刘婆 (白) 是啊，贫寒人家，哪有什么稀罕东西。姑娘，刚才你们在门口儿见面的时候，你绣的那是什么呀？

孙玉姣 (白) 乃是一方手帕。

(刘婆拿起手帕。)

刘婆 (白) 绣得真细呀！就拿这个送给他就挺好。

孙玉姣 (白) 就依妈妈。

刘婆 (白) 哎，就这么办吧！我走了。

孙玉姣 (白) 妈妈此去，几天回音哪？

刘婆 (白) 几天给你回信呀？这么办，半个月吧！

孙玉姣 (白) 多了！

刘婆 (白) 七天。

孙玉姣 (白) 还多。

刘婆 (白) 还多？干脆三天！

孙玉姣 (白) 哦，三天么？

刘婆 (白) 你还等得及等不及呀？

孙玉姣 (白) 妈妈去吧！

刘婆 (白) 我走了。

孙玉姣 (白) 正是：

(念) 妈妈此去要谨言，

刘婆 (念) 不必叮咛再而三。

孙玉姣 (念) 但愿妈妈早回转，

刘婆 (念) 管叫结成并蒂莲。

(刘婆出门，孙玉姣欲关门。)

孙玉姣 (白) 妈妈此去几天回音哪？

刘婆 (白) 三天哪！

孙玉姣 (白) 哦，三天！

刘婆 (白) 我走了，好好地看着家！

(孙玉姣关门，开。)

孙玉姣 (白) 妈妈……

刘婆 (白) 三天！

(孙玉姣、刘婆同笑。刘婆下，孙玉姣关门下。)

(完)

(1)中国京剧团在此处表演上加以丰富，与萧长华先生本略有不同，兹录下以供参考：

刘婆 (白) 啊，姑娘，妈妈走得怪渴的，你给我倒碗茶来喝呀。

孙玉姣 (白) 妈妈稍待。

(孙玉姣下。刘婆寻镯子。孙玉姣捧茶上，很不自然地缩着右臂。)

孙玉姣 (白) 妈妈请茶。

刘婆 (白) 谢谢姑娘。

(刘婆饮茶。)

刘婆 (白) 哟，姑娘梳的好头哇！谁给你梳的？不用说是你妈给你梳的。

孙玉姣 (白) 我自己梳的。

刘婆 (白) 怎么着，自己梳的？自己会梳头了，我可得瞧瞧。梳的挺好，挺光溜的。

孙玉姣 (白) 不好。

刘婆 (白) 挺好嘛。哟！你瞧这朵花怎么戴的？都快掉了！

孙玉姣 (白) 在哪里？

刘婆 (白) 在这儿哪！

(孙玉姣以左手整花。刘婆失望，故意另找话说。)

刘婆 (白) 真格的，你妈上哪儿去了？

孙玉姣 (白) 方才说过，往普陀寺听经去了。

刘婆 (白) 怎么着，又上普陀寺听经去了！这老婆子净听经念佛，家里剩下这么个大姑娘她也放心。

(刘婆忽然说。)

刘婆 (白) 哎，你头上怎么一个虫儿呀！

孙玉姣 (白) 啊！

(孙玉姣急用右手摸，露出玉镯。)

刘婆 (白) 露了白喽！

姑娘，你一抬手，胳膊腕儿上露出那么一个雪白的东西，那是什么呀？

(以下接孙玉姣白：“乃是一只玉镯……”)